

清人小说提要十二则

王 多 闻

我在大连图书馆编辑古籍善本书目中，曾对馆藏善本小说展读一过。鉴于这些小说多为世所罕见，所以随手摘录，准备加以介绍。工作之暇，复经厘剔，草成明清小说提要。现将其中清人小说提要十二则，在《文献》丛刊上发表，俾有助于研究工作者参考利用。

在整理过程中，多借助孙楷弟、谭正璧两位前辈的研究成果，并此致谢。

惊梦啼六回

全称《新镌绣象惊梦啼》。目次下题“天花主人编次”。半叶八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无格，左右双边（间有四周单边），无图。第五、六两册缺末页。首“竹溪啸隐”题序。序云：“……惊梦啼一说，其名久已脍炙吴门，乙卯秋其集始成，因属余为序。观其藻思洋溢，意致离奇，曲折回旋，纵横体宕，真足媲晋世之清谈，唐宋名家之杂说也。”此“乙卯”当是康熙十四年。证据有二：第一，版刻风格具清初特色；第二，开卷便是“话说前朝末年”，作者自是清初人无疑。此本仅见藏大连图书馆。

书叙明末嘉善县员外任三畏，年逾半百而无子，其妇妬，不敢纳妾。一日趁大妇醉，与丫环春桃有染。后被大妇知，怒将春

桃卖与做豆腐的利大郎为妻。六月后，春桃生一子，盖三畏之子也。利大母子欲溺婴儿，赖春桃百般遮掩，幸得存焉，取名天寄。有金山寺和尚无相者，云遊募化，三年积资千金，欲蓄发还俗。一日来到嘉兴，偶遇春桃，勾搭成奸，并相邀潜逃。春桃朦胧之中，做得一梦。梦中无相已成百万富翁，春桃被厌弃，两人争吵之中，无相竟“把春桃揪翻在地，望心窝一刀刺入，春桃大哭道：‘负心贼，我死也’。只这声啼哭，早惊醒了利大郎，利大郎见春桃梦中啼哭，知是做了恶梦，……春桃醒转，喉中尚是哭声，却一身冷汗如雨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”《惊梦啼》者，其名由此而来也。春桃醒悟，与其夫利大郎巧计赶走无相，并得了无相的千金之资。两月后，无相探知原委，诉诸县衙。春桃当堂揭露无相，而春桃夫妇终无罪开释。其子天寄，后亦终归任氏。第六回的回目云：

逞恶念不能害人反害己
送子息谁知成己又成人

此书亦清初劝诫之作。

飞花咏小传十六回

全称《新镌批评绣象飞花咏小传》。一名《玉双鱼》。清初刻本。日本内阁文库和大连图书馆各藏一部。半叶八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无格，四周单边。无图，卷端正题下镌“双玉鱼”，系“玉双鱼”之误。不署著者，书前有序，后署“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”。封页镌“精刊古本”、“本衙藏板”。

书叙昌谷与容姑均遭罹难，辗转流离，各易姓两次，终于团圆的故事。华亭人昌全与端居为友。昌全子昌谷与端居女容姑皆聪慧，因缔婚约，昌氏以家藏玉双鱼为聘。昌全后隶军籍，被遣徙塞外。行至临清，将昌谷托付唐希尧为义子，改名唐昌。容姑因

才貌出众，为无赖所夺，无法存身，乘间得脱。路遇官人凤仪，凤仪试以“飞花诗”，大悦，收为义女，改名彩文。凤仪亦临清人，与希尧为中表。既归里，昌谷与容姑遂以表兄妹礼相见。昌谷因和女“飞花诗”，互相爱慕，约订终身。后凤仪入京，遇兵乱，与女相失，女为昌全所得，不知为媳，收为义女。昌谷亦命途多舛，劫后余生，又为端居收为义子，亦不知其为婿。最后昌全与端居均回原籍，二人相见，子女皆失，而都有螟蛉，因约以螟蛉重结姻好，但昌谷与容姑以在临清各有旧约，不能从命。旋女在无意得见昌谷写的“飞花诗”，两相许之，但仍以为自己是唐氏子和凤仪女，仍不能互认生父。迨凤仪与唐希尧来晤，真情方始大白。小说第十六回回目云：

飞花咏夫妻小会合
玉双鱼父母大团圆

故事曲折，文字清新。其文其意均有可取之处。

两交婚小传十八回

卷端题《新编四才子二集两交婚小传》。封页镌“续四才子书”、“两交婚传”、“本衙藏版”。目录前题“四才子续集两交婚传目录”。第十八回末页末行题“四才子二集两交婚传”。半叶八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无格，四周单边。自是清初刻本。此书光绪间改名《双飞凤全传》。此清初本，见藏大连图书馆。

不知何人所撰。首天花藏主人题《续四才子两交婚序》：

……况自古才难，何容秘美，故于平山冷燕四才子之外，复拈甘、辛两交婚为四才子之续。虽地异人殊，事非一致，时分代别，情属两端，然东西岱华，霞霄遥联，南北女牛，杼犁相望。虽非有意扳援而实未尝不无心映借也。

由序可知，“四才子二集”者，即《平山冷燕》之假续也。

书叙四川重庆府才子甘颐，为求佳偶，游学扬州。其妹甘梦亦才女也，甘颐远游，亦有代妹求婚之意。江都乡宦辛受有女辛古钗、子辛发，亦才貌并佳。古钗为其弟选妇，特开红药诗社以为媒介，实亦为自己择配。适甘颐巧借歌妓瑶草之助，男扮女装，得遇古钗，冒其妹甘梦名入社唱和，后虽几经风波，终由甘颐、辛发金榜高中，两对才人双双成配云云。

金云翘传四卷二十回

全称《贯华堂评论金云翘传》。一名《双奇梦》。封页镌“贯华堂批评”、“圣叹外书”字样，自是依托。半叶八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无格，四周双边，审纸墨字体，当是清初刻本无疑。

著者无考，题“青心才人编次。”首天花藏主人序。序谓：“……其为贞为淫也，未有不原其情，不察其隐，而妄加其名者，大都身免矣而心辱焉，贞而淫矣；身辱矣而心免焉，淫而贞矣。”对于书中主人公之不幸遭遇，序者“感其情而欣慕焉，聊书此以代执鞭云”。序者这种大胆见解，是对封建制度下妇女贞节问题的一次翻案。序者最后大声疾呼：“倘世俗庸情，第见其遭逢，不察其本末，曰：此辱人贱行也。则余为之痛哭千古矣。”

书以《金云翘传》为名者，盖取金重、王翠云、王翠翘三人之名姓合而为一。如《金瓶梅》、《平山冷燕》然。叙翠翘历尽沧桑，终和其妹翠云双双同嫁书生金重的故事。以王翠翘为纲，插以徐海归降被杀的历史事件。明嘉靖间临清良家女王翠翘，初与书生金重誓约为婚，旋金重因事远别，而翠翘父又因祸入狱。翠翘为拯救老父病母，弱妹幼弟，卖身赎父，受骗沦落为娼。后于勾栏中识书生束正，落籍从良。束之大妇妒，幽之别室使写经，翠翘乘机逃去，依老尼觉缘。又以困扰，不能安居，仍流落为娼，幸遇大盗徐海，携归奉为夫人。徐海为盗海上，声势甚

大，屡窘官军。翠翘借徐海之力得以报仇。翠翘数劝徐海归降官府，海从之。既降而督府食言，海被杀，翠翘愤投钱塘江，经尼觉缘救活。适金重做官到处查访翠翘下落，在临海凭吊翠翘时巧遇觉缘，方知翠翘未死。此时，其妹翠云已按翠翘临别嘱托，代姊嫁金重，以不负前约。翠翘与金重团聚后，金重要求完婚，而翠翘却只许结夫妻之名，而不合房行夫妻之事。

引几个回目以窥其概：

- 第二回 王翠翘坐痴想梦题断肠诗
金千里盼东墙遥定同心约
- 第三回 两意坚兰桥有路
通宵乐白璧无瑕
- 第四回 孝念深而身可舍不忍宗沦
姻缘断而情难忘犹思妹续
- 第七回 含羞告父母用情之终
忍耻赋狂且失身之始
- 第十回 破落户反面无情
老娼根烟花教训
- 第十五回 活地狱忍气吞声
假慈悲写经了愿
- 第十八回 王夫人剑诛无义汉
徐明山金赠有恩人
- 第十九回 假招安明山殒命
真断肠翠翘消劫
- 第二十回 金千里苦哀哀招生魂
王翠翘喜孜孜完宿愿

此书文字较美，情节动人，无淫秽描写，可谓明清小说中之上乘。《明史》胡宗宪传记有翠翘力说徐海归降之事，可知其为信史，尤有资料价值。

此本日本内阁文库及东京帝大文学部支那哲文学研究室各藏一部；国内仅见藏大连图书馆。北京图书馆藏卫花轩本，十行廿五字，盖乾隆间刻本矣。此书国外有译本，在东南亚、特别是越南影响较深。

麟儿报十六回

全称《新编绣象簇新小说麟儿报》。不署撰者。半叶八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无格，四周单边。图八叶。首康熙壬子(十一年)天花藏主人题序于素政堂。此本仅见藏大连图书馆。刻写插图均极精美，书品亦佳，实清初刻本中之上乘。后又有集古居刻本，改名《葛仙翁全传》，文字改动处颇多。咸丰壬子(二年)经国堂重刻本，则版印湮漫，难以卒读。

书叙明末湖广孝感县乡民廉小村，被葛仙翁救度后，生一麟儿，举家富贵，几世簪纓不绝的故事。虽是劝善之作，但情节新颖，绘人绘物亦颇生动。其云：廉小村磨豆腐为生，妻潘氏，子洁儿。为人忠诚朴实，喜行善事。一年深冬，降了大雪，小村夫妻见一老者饥寒待毙，救至家中。此老盖葛仙翁也。葛仙翁离去不到一年，潘氏五十怀孕，生子清儿。即本书之“麟儿”。清儿生即聪慧过人，一日与诸小儿嬉戏，扮官府判案，井井有条，为告老尚书幸某赏识，接到家中，与己子幸天宠同就馆。幸尚书有女昭华，亦才女也。幸以昭华妻清儿。廉清恃才傲物，为昭华母及家下人等不满，也为业师所恶，逐渐失宠，而廉清亦无心向学，嬉戏终日矣。适幸尚书外游，幸夫人劝娇女改节，昭华不从，并鼓励廉清用心读书。廉清果一试中解元，但幸夫人已将小姐另许他人。值幸尚书回，闻而大怒，殴媒退礼。无如小姐已先逃出，为御史毛羽救去。婚礼虽毁，女儿无踪。毛羽有女小燕，亦待字闺中，不知昭华女扮男装，深爱之。后同嫁廉清，故事遂结束。

定情人十六回

全称《新镌批评绣象秘本定情人》。不知何人所撰。封页镌“精刊古本”、“定情人”、“本衙藏板”。半叶八行，行二十

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。无绣象。清初刻本。首目录，次“定情人序”，序署“素政堂主人题于天花藏”。其序云：“……情在一人而死生无二，定矣。情定则如铁之吸石，拆之不开；情定则如水之走下，阻之不隔。再欲其别生一念，另系一思，何可得也？虽然，难言也。眉不春山，则春山心饶黛色而消人魂；目不秋水，则秋水必馀俏波而荡人魂；体态不花妍柳媚，则花柳必别弄芳菲而逗人心；言语不燕娇莺滑，则莺燕必更出新而撩人意。将又使一片柔情如落花飞絮，是谁之过欤！因知情不难于定，而难于得定情之人耳。此双星江蕊珠所以称奇足贵也。惟其称奇足贵，而定情则由此而收心正性，以合于圣贤之大道不难矣。此书立言虽浅而寓意殊深，故代为叙出。”

书叙双星与江蕊珠忠贞爱情，几度生离死别，终于同蕊珠并彩云团圆成婚的故事。成都双流县宦家子弟双星，为求佳丽，“遵母命游婚姻之学”。至浙江山阴，偶遇先父故友江章，书称系江淹二十代玄孙。江章官至少师，时已致仕。星父生前曾与江章有约：将双星过继江章。故江欣然留双星于家，并认作螟蛉义子。前三回介绍至此。江章有女名蕊珠。两人一见钟情，明虽兄妹相称，暗则互相倾慕。蕊珠有心腹婢女彩云，深解其意，从中为之撮合。蕊珠另一婢女若霞，一日与双星说：“若做过儿子，再做女婿便是乱伦了”，并声称这是“听见小姐是这等说”。双星信以为真，卧病不省人事，日重一日。直至彩云、蕊珠先后亲去探望，才逐渐病愈。此即第五回回目所说的：“蠢丫头喜挑嘴言出祸作，俏侍儿悄呼郎口到病除。”不久，江章公开了两人婚约。适值省试将近，双母催双星返里。谁料权门公子赫炎向江章求蕊珠为妇，未果，记恨在心。赫炎借姚太监为东宫太子十月大婚，点选南浙民间女子进宫听选的机会，对姚言蕊珠之美。圣命难违，蕊珠托彩云照顾父母，自己在赴京途中投江自尽。遇救后潜至双流依父母而居，即回目中之“烈小姐有大福指迷避地感神明。”在蕊珠落难之时，双星高中状元。京中屠驸马欲以女妻之，双星不

从，派其出使海外封王。“有义状元力辞婚挤海外不望生还”，但却因出使有功，赐太子太傅。关于蕊珠事，双星全不知晓，而江章亦不便讲明，及至双星去浙成婚时，却是彩云替代。双星不忘蕊珠之情，坐怀不乱。直至江章携彩云入川、双星返里之时，始与蕊珠成婚，“死生说破大惊大喜快团圆”。小说结束有诗为证：“惟有认真终不变，故今传作定情人。”

赛红丝十六回

全称《新镌批评绣象赛红丝小说》。撰者不详。封页镌“天花藏秘本”、“赛红丝”、“本衙藏版”。半叶八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无格，左右双边。无绣象。首有序，署“天花藏主人题于素政堂”。清初刻本。

书叙裴松、裴芝兄妹与宋彩、宋萝兄妹，虽遭奸人拨弄，终至双双互结美满姻缘。与《两交婚》情节虽异，立意相同。其云告病致仕的给事中裴楫与河南汝宁知府贺秉正是同年友好。裴生前将幼子裴松、弱女裴芝托贺知府照抚。裴病故后，仇家趁机诬陷而夺其产。贺知府依理力争，惹恼权贵，将贺迁往他任。贺告病旧里，抚养裴家遗孀子女，并延请妻弟宋石为裴府西席。宋石是山东东昌府武城县秀才，学识渊博，娶妻皮氏，子宋采，女宋萝。宋石因鄙视妻弟为人，不屑往来，而受皮氏弟皮象诬陷入狱。经后任知府明断冤狱获释。宋石出狱后，全家投奔贺知府，并就馆裴家。先此，贺知府为裴松延聘常莪草为师。常本无实学，冒充博儒，丑态百出，因抄袭他人寿词被识破，羞愧辞馆，怀恨在心。裴松得宋石教导，学业大进。裴松兄妹、宋采兄妹皆才貌双全。贺知府征得裴母同意后，在订婚之日，邀集两家相聚，并以“红丝”为题，由四人各作七律一首，互为聘礼，一时传为佳话，书名即取于此。旋宋石携子宋采返山东应乡试，复中第三名，殿试二甲第一，选了翰林庶吉士。常莪草辞馆后，本记恨在

心，便借宋石腾达之时，伪造书札，从中拨弄，提出与裴家退婚。及至宋采、裴松同榜中进士，并均入翰林院，始真相大白。裴、宋两家终归结秦晋之好。

全书十六回，回目均为单句，但两回之间却成骈对。如第十一回作“姻缘到儿与女赛红丝成配偶”、第十二回作“时运至父与子逞素学步云梯。”

春柳莺十回

撰者不详。题“南北鹑冠史者编”、“石庐拚饮潜夫评”。半叶八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无格，四周单边。首康熙壬寅（元年）吴门拚饮潜夫题序。次凡例八则。“拚饮潜夫”把天地间看做一大戏场，他在序中说：“生旦丑净，毕集于中，自唐后为戏文，缘以衣冠兽翁，蓬蒿贤士，冀(?)堆连理，污泥比目，涇渭混杂，世上莫辨。”并希望“同人为生为旦，不可打落丑净”。其《凡例》尽管抨击以前说部“多以男女钻穴之辈，妄称风流”，但它本身仍不出才子佳人小说之老套。作者在最后一则凡例中说：“春柳莺虽偶然寄笔属稿，出于酒后，却浅而有味，淡而弥永，嬉笑怒骂中不失史者本色。”看来也不外失意文人的自我解嘲之作。

书名《春柳莺》，盖亦效《金瓶梅》、《金云翘》之义例。春是指女主人公梅凌春，莺是指又一女主人公毕临莺，柳是指男主人公石液字池斋的书童柏儿，因柏儿曾一度女装称柳姑。

书叙明嘉隆间苏州才子石池斋与梅凌春、毕临莺二女婚姻故事。苏州才子石池斋，文采出众，远近有名。梅凌春游苏州，题诗古香亭上，为石所见，深爱之。梅父亦久慕池斋之名，返扬州后，派管家专程延聘，请为西席。池斋为访凌春，虽应约而迟迟未去。值淮上女子毕临莺游常州，延请苏州医士为之治病，事为池斋友田又玄所知。田又玄为人狡黠，且文墨欠通，池斋与之交往，实出不得已也。田因羨梅父年给池斋三百金报酬，乃串通医

士，伪言临莺即凌春，故意在池斋面前说出，使池斋去淮访寻。田又玄趁机冒池斋名去扬州就馆。池斋到淮，因偶识一花姑得与临莺通音，莺赠玉箫为聘，事为其父所知，怒诬为盗。书童柏儿得悉后，主仆急逃得脱。中途柏儿失散。池斋穷途末路之际巧遇故友怀伊人，伊人赠金勉其北上应试。池斋亦函介伊人去扬州梅府就馆，并将聘书带去为证。伊人既至，真相大白，田又玄不得已辞去。途遇柏儿，胁之北上，并逼其改女装，易名柳姑，意在骗卖。池斋中解元入翰林院。毕临莺已有玉箫为约，而伊怀人又托新友钱姓者，为池斋与凌春作红线之牵，殊不知钱姓者即毕临莺也。池斋才美外见，阁老有意逼婚，为缓冲之计，乃先置妾，买得柳姑，婚夜知即柏儿。池斋抵扬州后，梅凌春已与钱某结婚，有意弄此瞒藏，几经查访，终明真情，于是春、莺同归池斋矣。

此书情节文词，均不及《金云翘传》，但却不多见。现藏大连图书馆。另有坊刻本，远不及大连藏本。此本有图五叶，前图后赞：

- 第一图 “诗种错缘”（第一回）
- 第二图 “丝桐露调”（第三回）
- 第三图 “才鬼做官”（第六回）
- 第四图 “巧作风流婿”（第七回）
- 第五图 “双凤盘龙”（第十回）

第五图的后赞是：“奇乎广寒宫一少年，美哉小科场双及第。”

合浦珠四卷十六回

全称《新镌批评绣象合浦珠传》。题“樵李烟水散人编”。清初写刻本。半叶八行，行十九字，白口，无格，四周单边。无绣象。此本见藏大连图书馆。复旦大学藏本缺第八回。首骈文自序，殆亦卖弄文采之作。诸如：“予谓天下有情士女，必如绮琴引卓，萧寺窥莺。投彩笺之秀句，步氏倾心；寄组织之回文，连波

悔过。以至漱园之诗，曲江之酒，方足为风流情种，垂艳人齿。然而苍梧之泣，竹上成斑；寤寐之求，河洲致咏。必其一往情深，隔千里而神合；百忧难挫，阻异域而相思。牡丹亭畔，有重起之魂；玉镜台前，无改弦之操。如是而后谓之有情，始不虚耳。……”

书叙明末崇祯年间苏州书生钱兰，与妓女赵素馨相恋，约为婚。后又与范太守女珠娘相爱，托人求婚。范太守以曾有异人言，须有明月珠为聘方允。后钱兰与程某各得一珠，女不知所适，乃试以诗，于是钱兰得入选。后又娶赵素馨与瑶枝。隐居不仕，唱和自娱。最后一段是这样描写的：“钱生喟然叹道：王室如毁，中原瓦解，吾辈将来尚不知作何结果耳。是时闯贼李自成，虽得了河南一省，然齐鲁之间，犹安然无事。……至明年甲申三月，果有彰义门之变。大行皇帝，缢死煤山，始信申屠丈与梅山之语为不妄矣。”

赛花铃十六回

全称《新编赛花铃小说》。题“白云道人编次”、“烟水散人校阅”。清康熙刻本。半叶八行，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四周双边。插图四叶，甚精，缺一、三两叶，为黄顺吉所刻。大连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各藏一部。有封页。右上题“南湖烟水散人较阅”、中大字“赛花铃”、左三满行文字，共“兹编出自白云道人手笔，本坊复请烟水散人删补较阅，……小说中之翹楚也”九十九字。首康熙六十一年樵李烟水散人题词，词中亦云：“梦中之花已去，而嗜痴之癖犹存，得不补缀成编。”风月盟主后序又说：“白云道人茗上逸品，饱诗书，善词赋，诙谐调笑恒寄意于翰墨场中。故其下笔处诗词霏霏，而诵其说者恍身入万花谷中，见花神逞技。是赛花铃之所由长于小说，而亦白云道人之所以名赛花铃也。……予故不敢自为娱赏，迺付书林氏，嘱令梓以广其传。而烟水

散人又严加较阅，增补至十六回，更觉面目一新。窃料是编一出，洛阳纸贵无疑矣。海内巨眼自应鉴诸。”这一段话，除作了吹嘘，却也明明白白告诉我们，烟水散人不是始做书者，而是校阅并增补者。

书叙苏州才子红文晔，与方素云有白头之约。女兄方兰与妹有隙，遂怀恨加害，致素云流落他乡。红文晔亦遭暗算，逃至京师，后以军功显贵，乃与素云团圆。此外又娶媚娘、琼英。其情节有似《合浦珠》。

飞花艳想十八回

作者无考。题“樵云山人编次”。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。清雍正刻本。另有刊本题《梦花想》者。道光壬午刻本又改题《鸳鸯影》。此本藏大连图书馆。首作者自序。序云：

“自有文字以来，著书不一。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文之正路也；稗官野史，文之支流也。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如人间家常茶饭，日用不可缺；稗官野史，如世上山海珍羞，爽口亦不可少。如必谓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方可读，而稗官野史不足阅，是犹用家常茶饭而爽口无珍羞矣。”这是作者对小说的价值观。然后又说明何以飞花艳想为书名：“花必欲飞，不飞不足夺目。想必欲艳，不艳不足娱情。必也无花不飞，无想不艳，亦无花不艳，无想不飞，方足以开人心花，益人心想。”其演才子佳人故事自明矣。

书叙明嘉靖间才子柳友梅，其称柳宗元之后，与梅如玉、雪瑞云相恋。梅、雪乃中表姊妹。友梅入京应试，中一甲探花。严嵩欲以女妻之，友梅辞谢。严嵩羞怒，奏请使虏议和以折磨友梅。后竟功成归来，与梅、雪成婚云云。

此书回目亦均为单句，抄于下以见一斑：

- 一、众英才花下谈心 二、柳秀士舟中题句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三、两闺英湖上遇才郎 | 四、梅兵宪难途托娇女 |
| 五、棲云庵步月访佳人 | 六、合欢亭入梦逢巫女 |
| 七、假张良暗计图连理 | 八、慧文君识眼辨真才 |
| 九、重结鸳鸯双得意 | 十、拆开梅雪两分离 |
| 十一、古寺还金逢妙丽 | 十二、西湖玩月续春游 |
| 十三、连及第驰名翰院 | 十四、为辞婚钟祸边庭 |
| 十五、掷金钱喜卜归期 | 十六、典宫秀暗添离恨 |
| 十七、雪连馨辞朝省母 | 十八、柳友梅衣锦还乡 |

醒风流奇传二十回

撰者不详，题“雀市道人编次”。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无格，四周单边。据纸质、版式，当是清乾隆间刻本。封页栏上镌“绣象”二字，实无绣象。右行上题“雀市主人新编”，下镌“二集嗣出”。中行大字“醒风流”。左行镌“道义之书难明，淫艳之词有损，取其易明而有益者，此小说之所由作也。阅者分明听一段白话，借彼诫此，实在于是。然则非待阅耳目，亦足正心术，识者勿等作稗乘野史观也”等六十八字。此本藏大连图书馆。巴黎国家图书馆亦藏有一部，缺雀市道人序。大连藏本序云：“夫书所以记事，而美恶悉载者，使后人知所从违。故十五国风，孔子不删郑、卫，盖有以也。每见读释、道之书者，以多诵为功，敲鱼击磬，端坐正视，再便为至诚妙道，问所诵于义云何，茫如也。昔老僧云：诵经不解义，犹如蚊虫叮木废，木不知疼，蚊不知味。由是观之，诵且无益，多亦何为。读儒书者，以口滑熟记为功，剽袭称博，摭拾成文，引获功名，便为效验。余少时得忠孝节义文数篇，喜而读之，秘之笥篋，爱如珠玉，因其文重其人。越廿载而时移事变，其人行与文违，殆不可说。余乃出其文，尽行涂抹，唾而骂之，炽之丙火。嗟乎！善读书者，盖在文字乎哉？天下之人品，本乎心术。心术不能自正，借书以正之，天下之人不能尽有暇于书也。仁人君子忧之，忧之而思，所以旁喻曲晓，俾得随意便览，庶儿有益焉，于是乎有小说之作。然则作者

之初心亦良苦矣，善矣。而其弊在于凭空捏造，变幻淫艳，贾利争奇，而不知反为引导入邪之饵。……”这一篇洋洋五、七百言的序文，对封建旧道学作了入木三分的讽喻。作者反对“淫艳之词”，认为是“引导入邪之饵”，很有见地。序文最后写道：“既成，质之同志。同志曰：是编也，当作正心论读，世之逞风流者，观此必惕然惊醒，归于老成，其功不小。因遂以名而授之梓。”

书叙南宋庆元年间，浙江嘉兴府秀水县书生梅干（傲雪），其父梅馥庵，官国子监祭酒，以忤权贵韩侂胄遇害。梅干匿迹避祸，更名木荣，逃居其父之友、刑部尚书冯乐天家为园丁。乐天有女名闰英，美且有才。乐天卒，其弟冯畏天欲以侄女闰英嫁给江西巡抚程松之子。女不愿，以婢代嫁。程发觉后，谋行强夺。梅干不平，与其好友将闰英救出。闰英逃到赵汝愚家，拜赵为义父。韩侂胄失势后，梅家冤得昭雪。外族南侵，梅干御敌有功，升丞相。闰英曾上书天子得到器重，授学士。赵以义女闰英妻梅干，奉旨完婚。

